

孔子叢子七卷

四部叢刊初編子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
杭州葉氏藏明翻宋本

准孔叢子表

臣咸言准中書札子以臣注孔叢子奉

聖旨附遞投進者集孔氏之遺書方成傳釋

羣漢家之大詔廣示甄收退省妄庸實深震

悸臣咸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竊以仲尼以

遷子思而後聖嗣不絕賢才挺生皆道被於

門人悉教施於侯氏古今制度曲盡於討論

禮樂綱衡並歸於矩矱成書雖在歷年滋深

蓋著非一時故語類三豕臣咸伏念上卷蓋

闕里之事業中篇乃聖人之子孫儻絕筆而

未明則後代而何覩因以吏隙輒然管窺取

諸史以究尋用群經而參驗既指歸而斯得

復剛定以無繁為注之文廣析其理然小臣

之學古當

真主之好儒有所述傳宜宜隱去遂刻其奏

用文于天豈謂

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

皇帝陛下惟極宜慈未嘗自聖雖微言而必

求在介善以無遺遠降

玉音下從人欲臣是敢虔効編摩之制仰塵

黈纁之明雖姓異卯金素非於廣學倘恩垂

乙夜特賜於詳觀

詔近侍以刊修許善工而摹鏤參汲冢之蠹

簡大行於時庶鄙人之緒言不墜于地則非

獨孤生之有遇抑亦素教之增輝永期大忠

仰酌鴻造臣無任干

天冒

聖激切屏營之至所注孔叢子七卷謹寫成

五冊附遞投進以

聞伏候

勅旨

嘉祐三年十二月十日廣南西路諸軍州水

陸計轉運使無本路勸農使朝散大夫尚書

度支郎中上輕車都尉

賜紫金魚袋臣宋咸上表

注孔叢子序

孔叢子者乃孔子八世孫鮒字子魚仕陳勝
爲博士以言不見用託目疾而退論集先君
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順之言及已之事凡
二十一篇爲六卷名之曰孔叢子蓋言有善
而叢聚之也至漢孝武朝太常孔臧又以其
所爲賦與書謂之連叢上下篇爲一卷附之
于末然士大夫號藏書者所得本皆豕亥魚
魯不堪其讀臣凡百購求以損益補竄近始
完集然有語或淺固弗極於道疑後人增益
乃悉誅去義例繁猥隨亦刪定因念彼鬼谷
尉繚庚桑靈真浮夸汪洋之說尚且命氏于
世矧是書所載皆先聖之言三代之術六藝
之要在焉非諸子之流也又可泯而不稱耶
故敢具所以然注而示諸學者云嘉祐三年
戊戌歲二月日提點廣南西路諸州軍刑獄

公事兼本路勸農事朝散郎守尚書屯田郎
中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借紫臣宋咸謹序

孔叢子卷第一

嘉言第一



夫子適周見襄王襄王退長弘語劉文公曰

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顴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然言稱先王躬履廉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劉子曰方今周室衰微而諸侯力爭孔丘布衣聖將安施襄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其亦正其統紀而已矣既而夫子聞之曰吾宜敢哉亦好禮樂者也

陳惠公大城因起陵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將殺之夫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夫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爲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而退遽竊赦所執吏

既而見夫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荅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何戮之有乎夫以少少之衆能立大大之功唯君爾子張曰女子必漸乎二十而後嫁何也孔子曰十五許嫁而後從夫是陽動而陰應男唱而女隨之義也以爲紡績組紃織紵者女子之所有事也黼黻文章之美婦人之所有大功也必十五以往漸乎二十然後可以通乎此事通乎此事然後乃能上以孝於舅姑下以事夫養子也

宰我使于齊而反見夫子曰梁丘據遇仇毒三旬而後瘳朝齊君會大夫衆賓而慶焉弟子與在賓列大夫衆賓並復獻攻療之方弟子謂之曰夫所以獻方將爲病也今梁丘子已瘳矣而諸夫子乃復獻方方將安施意欲

梁丘大夫復有虺害當用之乎衆坐默然無辭弟子此言何如夫子曰汝說非也夫三折肱爲良醫梁丘子遇虺毒而獲瘳諸有與之同疾者必問所以已之方焉衆人爲此故各言其方欲售之以已人之疾也凡言其方者稱其良也且以叅據所以已之之方優劣耳

夫子適齊晏子就其館旣宴而私焉曰齊其危矣譬若載無轄之車以臨千仞之谷其不顛覆亦難冀也子吾心也子以齊爲游息之館當或可救子幸不吾隱也夫子曰夫死病不可爲醫夫政令者人君之銜轡所以制下也今齊君失之已久矣子雖欲挾其轡而扶其輪良弗及也抑猶可以終齊君及子之身過此以往齊其田氏矣

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贄見夫子而訪焉夫

子曰子爲義也立不足與計事揖子貢使答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已乎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填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東郭亥色戰而跪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旣而夫子告子貢曰東郭亥欲爲義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則可矣奚至懼之哉

宰我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爲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唯知者不失理孔子曰吾於子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諭之切事則足以懼之

論書第二

子張問曰聖人受命必受諸天而書云受終于文祖何也孔子曰受命於天者湯武是也受命於人者舜禹是也夫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又無以別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

子張問曰禮丈夫三十而室昔舜三十徵庸而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何謂也曩者師聞諸夫子曰聖人在上君子在位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堯爲天子而有鰥在下何也孔子曰夫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後娶古今通義也舜父頑母嚚莫能圖室家之端焉故逮三十而謂之鰥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父母在則宜圖婚若已歿則已之娶必告其廟今舜之鰥乃父母之頑嚚也雖堯爲天子其如舜何

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皋陶謨益稷見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秦誓可以觀譏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通斯亡者則書之大義舉矣

孔子曰書之於事也遠而不闊近而不迫志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諂吾於高宗彤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其敬焉吾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唯洪範乎

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以教誠而愛深也龍子以爲教一而被以五刑敢問何謂孔子曰不然五刑所以佐教

也龍子未可謂能爲書也

子夏讀書既畢而見於夫子夫子謂曰子何爲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德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也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壞室編蓬戶常於此彈琴瑟以歌先王之道則可以發憤懣喟忘已貧賤故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德下見三王之義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愀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其亦表之而已未覩其裏也夫闢其門而不入其室惡觀其宗廟之與百官之美乎

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已而納之於尊顯之官使大錄萬

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來備烈風雷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

宰我曰敢問禋于六宗何謂也孔子曰所宗者六皆祭祀之也埋少牢於太昭所以祭時也袒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於郊宮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縈所以祭星也雩縈所以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季桓子問曰此何謂也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則必祀之於廟所以殊有績勸忠勤也盤庚舉其事以厲其世臣故稱焉桓子曰天子之臣有大功者則旣然矣諸侯之臣有大功者可以如之乎孔子曰勞能定國功加於民大臣死難雖食之公廟可也桓子曰其位次如何孔子曰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列

於朝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也

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君僖公功德前行可以與於報乎孔子曰丘聞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禮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定公問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威威顯民何謂也孔子對曰不失其道明之於民之謂也夫能用可用則正治矣敬可敬則尚賢矣畏可畏則服刑恤矣君審此三者以示民而國不興未之有也

子張問書云奠高山何謂也孔子曰高山五嶽定其差秩祀所視焉子張曰其禮如何孔子曰牲幣之物五嶽視三公而名山視子男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孔子曰夫山者巋然

高子張曰高則何樂爾孔子曰夫山草木植焉鳥獸蕃焉財用出焉直而無私焉四方皆伐焉直而無私興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咸饗此仁者之所以樂乎山也

孟懿子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長敬之不可以非其人也周文王胥附奔轅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牖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轅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孔子見齊景公梁丘據自外而至公曰何遲對曰陳氏戮其小臣臣有辭焉是故遲公笑

而目孔子曰周書所謂明德慎罰陳子明德也罰人而有辭非不慎矣孔子答曰昔康叔封衛統三監之地命爲孟侯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誥焉稱述文王之德以成勅誡之文其書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克明德者能顯用有德舉而任之也慎罰者并心而慮之衆平然後行之致刑錯也此言其所任不失德所罰不失罪不謂已德之明也公曰寡人不有過言則安得聞君子之教也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公西赤曰聞諸晏子湯及太甲祖乙武丁天下之大君夫太甲爲王居喪行不義同稱大君何也孔子曰君子之於人計功以除過太甲即位不明居喪之禮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放之于桐憂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復位謂之明王以此觀之雖四於三王不亦可乎

魯哀公問書稱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言善政之化乎物也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樂和則天地且猶應之况百獸乎夔爲帝舜樂正實能以樂盡治理之情公曰然則政之大本莫尚夔乎孔子曰夫樂所以歌其成功非政之本也衆官之長旣成熙熙然後樂乃和焉公曰吾聞夔一足有異於人信乎孔子曰昔重黎舉夔爲進又欲求人而佐焉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唯聖人爲能和六律均五聲和樂之本以通八風夔能若此一而足矣故曰一足非一足也公曰善

記義第三

季桓子以粟千鍾饋夫子夫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頒門人之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之而以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子曰何對曰季孫以爲惠也子曰然吾得千鍾所以受而不辭者爲季孫之惠且以爲寵也夫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

秦莊子死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寮有服乎荅曰然同寮有相友之義貴賤殊等不爲同官聞諸老聃昔者號叔閑天太顛散宜生南宮括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號叔死四人者爲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禮者行之也

公父文伯死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不哭相室諫之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

於魯退而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死而內人從死者二人焉若此於長者薄於婦人厚也既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已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爲尚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

衛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一自言問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荅曰如君之言此乃所以失之也人旣難知非言問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

已也君苟付可付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
子貢問曰昔孫文子以衛侯哭之不哀知其
將爲亂不敢捨其重器而行盡實諸戚而善
晉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何如孔子曰吾知
其爲罪人未知其爲知也子貢曰敢問何謂
也子曰食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
將不君不念伏死以爭而素規去就尸利攜
貳非人臣也臣而有不臣之心明君所不赦
幸哉孫子之以此免戮也

孔子使宰予使于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
宰予以遺孔子焉宰子曰夫子無以此爲也
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思其所在觀之有
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宰予對曰自臣侍從夫
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遠仁貴義尚
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爲積不合則去
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彫馬

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
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靡麗窈窕之淫音
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
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
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
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徒
步以朝固猶爲之何必遽辱君之重貶乎王
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宰予歸以
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
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
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子曰夫言貴
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
之實也

孔子適齊齊景公讓登夫子降一等景公三
辭然後登既坐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人
以爲榮也而降階以遠自絕於寡人未知所

以爲罪孔子答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也然以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其若義何

顏雝善事親子路義之後雝以非罪執於衛將死子路請以金贖焉衛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今不辜陷辟凡人且猶不忍况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爲多故二三子行其款由也成其義非汝之所知也

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嘆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於栢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奧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苞

苴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鷄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見幽公之所以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楚茨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芣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

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魯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激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沈之聲幽則利歆之所爲發沈則貪得之所爲施夫子何所感之若是乎

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孔子
孔子曰然汝言是也吾有之向見犢方取鼠
欲其得之故爲之音也汝二人者孰識諸曾
子對曰是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

孔叢子卷第一

孔叢子卷第二

刑論第四

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
刑省今之刑繁其爲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
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
書曰伯夷降典折民維刑謂下禮以教之然
後維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耻而正之
以刑故民苟免

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問曰吾聞魯公父氏
不能聽獄信乎孔子答曰不知其不能也夫
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文子曰
有罪者懼是聽之察刑之當也無罪者恥何
乎孔子曰齊之以禮則民恥矣刑以止刑則
民懼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何禮
之齊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以
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

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右手執轡左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縣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令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文子曰吳越之俗無禮而亦治何也孔子曰夫吳越之俗男女無別同川而浴民輕相犯故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爲外內以別男女異器服以殊等類故其民篤而法其刑輕而勝由有禮也孔子曰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教民民匱其生飢寒切於身而不爲非者寡矣故古之於盜惡之而不殺也今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及刑張而罪不省夫赤子知慕其父母由審故也况乎爲政與其賢者而廢其不賢以化民乎知審此二者則上

盜先息

書曰茲殷罰有倫子張問曰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不同德每君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爲限是故知法之難也子張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獄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有罪其於恕寡矣能速於獄其於防深矣寡恕近乎濫防深治乎本書曰維敬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所以爲德矣書曰非從維從孔子曰君子之於人也有不語也無不聽也况聽訟乎必盡其辭矣夫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辭不可從必斷以情書曰人有小罪非書乃惟終自作不典武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書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曾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也三焉治必以

寬寬之之術歸於察察之之術歸於義是故
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
中義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聽不越辭
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罰亡僭亂
辭

書曰哀敬折獄仲弓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古
之聽訟者察貧賤哀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肖
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
斷者不可屬若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
謂之克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挾
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書
曰大辟疑赦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書曰若保赤子子張問曰聽訟可以若此乎
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
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
衆共焉愛民而重弃之也今之聽訟者不惡

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
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答曰臣
人而叛天下所不容也其將自反子姑待之
三旬果自歸孟氏武伯將執之訪於夫子夫
子曰無也子之於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今
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子脩禮以待之
則臣去子將安往武伯乃止